

成长是与父母的和解

杜航

最近林林总总看到一些关于亲情的话题,便抄录了微博上的一段话:亲子之间的感情,总是充满了遗憾。这种遗憾是因为不懂珍惜,我们错把太多关怀当打扰;因为羞于表达,那些“爱与对不起”从没说出口。

毕业已两年,也算是刚摸到了社会的门槛。有很多时候会和身边的人聊起我们的父辈,有人说随着自己离开家乡,满腔孤勇去别的城市工作,发觉父母开始变得不认识自己,自己也开始不认识他们了。大家都很迷惑,到底是空间距离的疏远,还是我们与父母逐渐在感情上真的产生了隔阂。

就我自己的经历,大学期间看到了某人去爬华山的微博,自己规划了一个周末,没拉帮结伙,独自一个人就坐着火车去了华阴。家人周末总会问我过得怎么样?那天也不例外。接起他们的电话,我却没说真话,而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说我在学校没有出门,没有引起什么怀疑。晚上21时许,我比网上搜的攻略早了一个小时出发,但我又是个不太适应走夜路的人,却在那个时候发现深夜反而给自己的前进添了几分勇气。挂着安全绳,摸索着跟着队伍一路上到山顶,预先穿了厚衣服却发现并没有那么作用,租了军大衣就站在那风里听着歌等了两个多小时,也如愿以偿看到了日出的美景。

后来一次晚饭后桌上无意间说漏了嘴,当时有种突然沉默的气氛,还是他们笑着说说我时间都用在看了世界上了,谁都没有戳破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只是在深夜里突然收到他们发来的一条信息:“孩子,我们都知道你在摸索着长大,自己做决定,但是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着我们。我们接受你的独立和倔强,你也要接纳我们的啰嗦和关心,我们也许不能干预你的路,但至少让我们有知情权。带有风险性的活动,你不能事后才告诉我们……”在那天晚上,我哭的稀碎。

我们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独立长大,上高中住校、上大学离家,距离感拉远之后,隐隐约约总会有种自以为的成长心理——自己做主,和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同时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都特别擅长“伪装”。在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憋住不说,独自躲开;更有的时候明明是心系彼此,却因为这个年龄带有的某种羞涩也不愿开口表达。这样一来,父母在等我们说谢谢,我们在等父母说对不起,显得几分生疏。前不久,我和舍友计算以自己的工资和消费,需要多久才可以在这座城市买一套自己的房子,那次我认识到不是生活善良,是父母在为我们的负重前行。那看上去平淡的表面背后,其实有着柔软的暗流,只有走近了才能看清楚。他们对我们的宠爱,其实比任何人都毫无保留。

在表达爱这件事上,没有谁是熟练工。如果拥抱显得太矫情,我想找个机会为他们做一顿饭,这个想法开始越来越强烈。不断与父母和解,让父母在我的生活中拥有参与感,这应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吧。(运销集团榆中公司)

父亲的自行车

张飞

铛拨得叮当响,那清脆的声音丢在了邻居家门前的土路上。他还没到家门口就已经呼喊起来,让我和母亲出去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礼物。

我兴冲冲地跑出去,好家伙,父亲刚好把自行车停好,站在油光锃亮的车前,显得神气活现,等待我们夸赞。我惊喜地抱住父亲,央求他骑车带我逛一圈,父亲便把我抱到车前大梁的座垫上,“叮铃铃”车铃响起,一路驰骋。从此,这辆车就成了我的“专属座驾”,上下学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接送我。记忆尤深的是下午放学父亲接我的情景。他推着车子站在学校门前

的那条路上,当我们蜂拥而出时,父亲便往前伸着头,目光明亮,在一群群的小孩子中间寻找我,每当父亲从人群中找到我的时候,脸上就会浮现出一抹微笑,然后冲我使劲地挥手,告诉我他在那里。

坐在自行车上最惬意的时光,是从学校到我家需要骑十几分钟我就坐在父亲前面,背靠在他的胸前,他卖力地蹬着车子,车轮转得飞快,车子骑行曳起的风,把我吹得咯咯笑。

春夏秋季骑车是一种享受,可到了冬季就不一样了。冬季,天寒地冻,寒风刺骨,如刀割一样,只是从没“割”到我,那风

都奔着父亲去了。他个头比较高,骑车的时候,为了保护我,总是弓着腰,像一个弯着的弹簧,我就躲在他的军大衣里,背后是他暖烘烘的体温,脖子上围着他的围巾。躲在军大衣里,如被包裹在一个温暖的世界,虽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呼啸的北风声,却从不得寒冷。这样的日子,直到我上初中才结束。而那辆自行车,也因为骑得时间太长,铃铛不响了,链条生锈了,车胎也换了数次,原本一身乌黑的油漆,也被岁月侵蚀得斑驳。父亲很少再去骑它,却不愿把它丢掉,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它从储藏室里搬出来,擦擦洗洗,拨动几下车铃铛,绕着院子推一圈,有时候他会喃喃地对自行车说:“老伙计,我们都老了。”

自行车老了,父亲也老了,可那段躲在他怀里驰骋的岁月,还依然鲜活在我的记忆里。如今,天气好的时候,我负责把车子推出来清洁,父亲则坐在旁边指挥,告诉我链条怎么拧紧,车轮怎么清理……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逝去。(陕钢汉钢公司)

最美“战袍”

宁昕 杨宝林



扫一扫听音频

穿起藏青色工作服
头戴小红帽
腰间一枚橙色自救器
脚踩黑色绝缘胶靴
“战袍”上身
他们,走向深深的井巷
他们,成为了勇敢无畏的开拓者

在那一抹藏青与黑色中
是他们挺拔的脊梁
是他们沉稳的步伐
在那一丛红与橙里
是他们开采光明的决心
是他们甘洒汗水的衷肠

他们穿越煤层
从一个巷道走向又一个巷道
他们趟过积水
从一个工作面走向又一个工作面
他们挥舞有力的臂膀
支护,掘进,打眼,爆破
用汗水和青春谱写最绝纶的歌谣
平凡的他们因此而变得不再平凡

在那一抹藏青与黑色中
翻涌着战斗的血液
隐藏着英雄的模样
在那一丛红与橙里
跳跃着希望的火苗
闪烁着不朽的勋章
(红柳林矿业公司)



大漠深处煤矿美 张科 摄 (榆北曹家滩公司)

怀念妗子

白明军

2017年农历7月23日,妗子在人生旅途中走累了,停住脚步歇息下来。追忆妗子的生命历程,感念妗子对外甥的恩情,不禁潸然泪下。

大舅在矿上上班,妗子在老家操持家务、孝敬外公外婆。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岁月里,他们聚少离多。种瓜、锄地、收割及教养年幼的表弟、表妹等等重担都落在瘦弱的妗子肩上,直到表弟10岁时解决了户口问题,情况才有所改善。

到矿上后,妗子不忘勤俭持家、与人为善的初心,传承着优良的家风。矿上大修队盖房子、研石山上拾煤、小商店站柜台等不同岗位,她都辛勤劳动过。在有限的条件下,妗子用勤劳的双手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舅舅和表弟、表妹总是衣着干净、整齐、得体。一块干过活的、上过班的、矿上邻居、老乡,提起妗子都赞不绝口,都知道妗子性格好、为人更好。表弟结婚时,外婆来矿上到我家小坐,提及和妗子同锅搅勺的10多年时光,言语里是满满的幸福。外公过寿,来矿上小住,是妗子陪舅舅回家接来,嘘寒问暖、顿顿做可口的饭菜。住几天外公要回家,临出门,妗子亲手给外公戴上口罩、帽子、围脖,鞋

上一星半点的灰,妗子也圪蹴下给擦干净。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

妗子和舅舅并肩为儿女、侄女、外甥开拓了生存空间,开辟了从农村老家到铜川新区的城市道路。外甥到铜川、矿上或学习或工作,第一口水、第一顿饭都是妗子送到我们手里。结婚生娃后,拖家带口到矿上,安排临时吃住,找房子都要妗子劳心费神。我在铜川上了两年煤技校,开学来、放假回去,有时连礼拜天都吃的是妗子做的饭。毕业分到矿上,连吃带住直到单位宿舍分好。我媳妇第一次来矿上是1999年年前二十九,妗子热情招待,让我们有离乡不离家的温馨。

远离家乡到矿上谋生,在寒冷的冬天,是妗子给了我们母亲般的温暖,给了我们无尽的关怀和帮助。我临下井前在妗子那吃饭,她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叮咛安全,饭后拿出缝补好的、叠得整整齐齐的工作衣、鞋袜给我带上,让我上班换洗。每天下班升井都要先给妗子报平安,要是哪天加班升井晚了,妗子必打听清楚,确信外甥安全才放心。那年我受伤住院,妗子不顾自己上班劳累,炖好鸡汤、骨头汤给我送到病房。

平时包饺子、烙菜盒、摊煎饼,妗子都不忘叫我们聚餐。2008年舅舅到北

京出差带回来北京烤鸭,妗子特意打电话叫我们去吃饭。逢年过节妗子更是精心烹调、碟上盘下、不辞劳苦,只心疼疼娃娃们。

妗子把侄子、侄媳、外甥、外甥媳妇和自己儿女一样关爱。带领我们认识矿上家属、老乡,以方便我们在矿上生活、工作。交给我们生活的技能,小娃们的棉衣、棉裤、棉被,妗子给我媳妇连帮带教做好、学会才满意地回家。对于我媳妇和弟媳们来说,妗子跟婆婆一样多。她们参加矿上家属合唱排练一个多月,天天叫妗子看着娃,直到演唱完毕。遇到不顺心的事都去找妗子倾诉,妗子都会耐心地开导,宽慰她们,使年轻燥动的心归于平静。

新区铜煤柏树林家里还保留着妗子给娃做的棉拖鞋,吃饭用的是妗子给送的碗碟。睹物思人,妗子的音容宛在,永留我们心间。
(铜川矿业玉华煤矿)



扫一扫听音频

雾之缘

邵庆芳

子,都有君子风度。

雾多,水气自然多。大树,小树,小草,叶子多是肥厚浓郁。经雾濡润,那树,那草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好些枯枝败叶,经不住水气的重压,或掉,或弯,弯的则在头顶掉几滴水珠,如水银一般。最迷人的是河边的柳树,它们长长的细枝被雾裹着,如银条一般伫立于寒冬之中,亦如山间小溪悬崖飞泻的瀑布,微风吹来,轻动身子,轻歌曼舞。

大雾,让人难见青天,蓝天白云在许多时候,只是人们的怀念。大雾让人难见太阳,更多时候,穿过浓雾,时隐时现地射出几束不长的光,让人觉得太阳也

让位于浓雾,有点弱不禁风,有点羞羞答答,有点放任不管,任由各种雾疯狂、霸气、迷恋着大地。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个忙碌的世界,节奏感急促的世界,如果真是天天蓝天的时候,日日阳光刻刻和煦,人的心情是更舒畅,但也更繁忙,车开得更快,人走得更欢,陀螺旋转得更急促。

好在有雾,可以缓解这种忙碌。于是,山山水水披着雾,各色人等戴着雾。人们以雾为伍,为伴,为友。在雾中放慢了脚步,在雾中交谈,在雾中嘻笑,在雾中行走,在雾中吟唱。自然,山不是本色的山,人不是本色的人。

好在人们有目标,故而雾再大,也不会迷失方向。好在,人们有动力,不会因大雾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好在,人们有责任,不会以雾为借口。好在,雾中有歌声,或是唐诗,宋词,元曲,或是京剧,川剧,人人有目标,人人有奋斗,人人都有快乐。

走出自然界中的雾,难。走出心灵中的雾,更难。因为雾成了我们生活与生命的一部分。与其躲避雾,不如接受雾,与其讨厌雾,不如喜欢雾;与其诅咒雾,不如拥抱雾。既然走不出雾,不如在雾中坦然前行。
(黄陵矿业瑞能公司)

马培云散文集《葇园拾集》出版



近日,一部由澄合矿业公司原工会干部马培云精心创作的散文集《葇园拾集》,被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分“葇园散记”“葇园遐思”“葇园寄怀”三个章节,25万字,收入50余篇佳作,时间跨度44年,其内容涵盖尘封往事、市井观瞻、流年感忆、友情拾趣等,细腻而充盈,丰富且生动。

正如作者后记所言:“我的心田自小就萌生了与书相伴生活的春芽儿,它潜移默化改变着我的人生。让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些许情趣,浸透纸背的文字亦是对放飞心绪的渴望。之所以40余年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只期盼人生能拥有那一缕墨香、一个梦想!”(张翼西滨)

四川,天府之国,气候温和、空气湿润,盛产美女。我,作为在四川生活了十几年的北方女子,似乎并不喜欢,因为湿润,因为冬天的寒冷,更因为雾蒙蒙的天气。

水多,雾自然多。从冬季到初春,不管有没有霾,广元的早晨大多被雾笼罩,或厚,或薄,或久,或短,全是白茫茫,雾蒙蒙。从远处看,人非人,花非花,树非树。远看是草,近看是花,远看是平坦,近看是河塘。雾在山间飘浮,在河面萦绕,在人群中穿梭。真正是在雾中走,心在画中游。街市上,公路上,长长的车队打着雾灯如长虫一般慢慢蠕动,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大车,小车,不管几个轮

年轻的模样

文/吕建 音/李慧敏

有双稚嫩的手,轻轻抚摸着你坚硬的面庞,有着凹凸不平的纹理
你是我们在年少时
大树下爷爷讲的故事
烛光里妈妈的摇篮曲
在你的努力下
孩子们眼中的期待
都会一个个变成现实

有双活力的手,轻轻抚摸着你用心感知你的炽热,用情体会你的执着
你是我们在青年时
经历风雨后奋斗的动力
前行中带着坚强的力量
引领着青年们一心跟着你
告别长夜,终遇黎明

有双强壮的手,轻轻抚摸着你倾诉着心中的信仰,坚守着最初的誓言
你是我们在中年时
穿越迷航的灯塔,十字路口的方向标
让我们再次坚定
跟你走的决心

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你像是面对心爱的人
嘴角的弧度,充满着甜蜜的味道
你是我们在年老时
终一生的革命伴侣
寻一世的灵魂守候
小小的红船
承载着一代人的珍贵回忆

走过99年
你依然有着年轻的模样
每一次抚摸都给予我们力量
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走过99年
你依然有着年轻的模样
每一次回望总有太多的悸动
每一次呼喊你的名字
总让我们热血沸腾

每当响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你的模样就会发清晰
永远是
年轻的模样
(生态水泥公司)



扫一扫听音频